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
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其友何爲
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
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
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越益以日以時之餘而自
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三冬文史足用生在
幼悟時已如此晉皇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愒於作勞
夜則甘於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

冬未纔得一句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
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畜枕
每睡假寐而已士安既寶此於日之餘時之餘蓋有
不暇及乎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雖鞅
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顧慵惰比當開卷
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調官南部幹局稍閒乃
理舊稿乙酉冬閏既稔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
林益多長晷四體不勤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
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丁戊子冬閏夫予之爲
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陽爲序

起畢辜
盡極陽遂

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
虛度而况於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
者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柳燕泉服竒
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三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垢

案垢義
有序

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志取易所謂多識前
言徃行之義無何病懶弗力而止蓋於畜德終不
能無愧也間因私見弄筆月益增單牘片削付案
妬末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益每翻舊稿
心竊感之今頑兒編付家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

所論著者并近日人間求請文字間亦一二存焉

言本無序因今稍為之序內篇卷一之五事入君道六之二十五事

多及古今人品以歷代為序外篇卷二十六之六十又極陽閏一之五事亦頗有

倫以各自倫類為序遂題為餘冬序錄云歲戊子

冬閏月極陽中旬交大雪畢辜節後之既望日柳

江病夫在淮回調理處又書

餘冬序錄摘抄一

內篇

何孟春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語俗化旣久恬不知怪我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

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
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楷不許
與庶民妻同不得服截兩胡衣其辮髮胡髻胡服
胡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
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
年又給賜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
部言各官有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

如御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
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
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服色亦不能無異
乞定其制乃語省部臣定議於是禮部奏唐制服
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
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蓋與唐制
同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
職於是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爲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
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

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
旗軍常戴頭巾或楹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負人
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
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
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命禮部
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敷叅酌時宜俾存古意
原名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長
自領至齋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樁廣
一尺袖口九寸公候駙馬與武服同者民儒士生

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
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
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僅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
袖長過手五寸袖樁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
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
爲之寬袖皂線絛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
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
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着紬紗絹布
 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
 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
 抑末之意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
 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紬紗而已乎教
 坊司俗人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
 襟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
 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
 藍絹布爲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俗人嬾不

許戴冠着褶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我

太祖高皇帝徵時嘗托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

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筴卜吉凶曰若

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筴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爲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徵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已

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爲聖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馨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嬪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竒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

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放麀不忍君子奚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爲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歿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爲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

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爲孝
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
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
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
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
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
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
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

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
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爲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
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
祊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
一時激發及務爲詭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
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
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
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聽其爲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
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世自爲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

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
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夔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霄蟲

測海句益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

葉文莊公

水東日記

正德初賊闖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

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叅政倪天民但
名民之類中外紛紛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
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
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

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爲名稱者悉皆禁革
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
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焉當時識者憂
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
天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
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
裁爲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

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

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鄉忠不謂今日得

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

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

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

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

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

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歿女官加

刃振頸 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
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
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
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
治母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年崩溥爲鄉
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
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爲之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
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卽害物欲
殺恐非諒闇新政左右以爲疑 孝宗曰但絕其

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半無死隨漂

抵依都

海中地名

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
米盡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
之仍勅彼國主憫其情毋事斂罰我天朝撫存
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漢武帝教霍去病讀孫吳兵法去病曰爲將顧方畧
何如不至學古兵法三國夏侯禰父使讀項羽傳

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宋岳飛好野戰宗澤謂非萬全計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皆能自立者故東甌王湯和開國名將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聞者服之法果足恃乎趙括徒讀父書而不知合變出奇覆趙全軍房琯效古法用車戰陳濤斜之敗僅以身免宋仁宗問王德用以邊事德用謂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歿守以至屢敗願勿以陣圖賜諸將使得自立異效帝是其言紹興初王德平秀州

賊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
今不知變此成擒耳陣交賊衆戲焉法之不足恃
也久矣

漢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膠東魯國鼓鑄監鐵還奏
事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偃以爲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不能
詘其義謁者給事中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
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
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
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顓

何也且監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偃窮誦服罪洪武中御史陵漢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善其言此終軍所以罪徐偃之言也齊王敬則爲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敬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

琇之曰十歲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宋張詠鎮成
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擯其父
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
長成豈不爲亂遂殺之嘻亦甚矣未樂初京中密
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
厚鞫其情以童穉無知非真有所歐也上疏請恤
不聽繼之以泣明日太宗皇帝以筋面試其童
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掾厚忻然
就道曰吾豈敢附成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
年上感悟復召爲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

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忠誠獲報之驗
楊尚書彥謚嘗爲之傳云

唐李乾祐未徵初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
媻少府監主簿李玄又妹爲妻玄又妹郎宣道堂
姨同堂姨實稱從母何得成婚而法無此禁古人
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平人浸以成俗然
姻屬無服而尊卑不可昏者非止一條議付羣官
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
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妹姊女媻姊
妹堂外生雖並外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從之仍著

於律令宋洪景廬隨筆姑舅爲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戶婚律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若堂母姨之姑堂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不得爲婚者並爲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若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今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國之制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

者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
女郎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
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旣婚而復離或成婚有
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未
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
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爲婚者有
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謂姑舅兩姨皆
爲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爲姑舅
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無尊卑之嫌爲子
擇婦爲女擇婿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

朝所與爲婿者不過齊宋陳數國而已故當時稱
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
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鄭晉秦亦各自爲甥
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
未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
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
人張氏乃待制張盪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
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已小姨之子而娶大姨之
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
載焉如其不可則必不在所取也今江西兩浙此

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
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
厚朝廷是之然今律猶有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
者杖八十離異一條國家并取魏周之制防民末
世亦不得不然爾

朱子語錄蘓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歿溫與過欲
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
先衰經在帷下矣周公謹堊語張說之爲承旨也
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

戒無何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

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

曹朱浚

字深源

每有劄子曰事必稱某萬拜浚晦翁

曾孫也晦翁爲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

之子不宜有此而浚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

子何足道哉成化間汪直西廠用事都御史王越

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請直屬越爲介私問

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乎越先入白

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旻知之

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而

越尤曼違約曼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
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刺必紅紙
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
當作何體態嗚呼哀哉

南劍大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
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
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
其疏今不傳其事當時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
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益無論已我太祖兵取
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旣遣人來見自後屢覲

京師洪武初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
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
天師卽爲真人卽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授符
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
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
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元陳樵

婺之東陽人

父患風歲久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

吐樵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瀛文集亦
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爲其叔父墓誌云吾祖
毋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葦筩吸之其

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爲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雜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濂誌黃殷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爲歎歎曰君小臣而歿杜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歿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樸

素

黃殷士

呼

皆撫之金饌人少同學間至正

中危仕至中書叅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黃翰林
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
寺俯身入井寺僧太梓等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
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
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爲歔歔
曰君小臣而死杜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
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
爲歡環守至日晷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
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歛僧梓

與營塋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
景濂氏爲銘之危初爲禮部尚書每陳得失自云
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
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
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
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粹拯危何如送黃之
爲義雖然粹於危粹非所責而黃固粹之義也景
濂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過乎後世並與銘殷
士者觀之歎榮生辱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叅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爲翰

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閱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爲誰素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旨謫素至和憂懼歿春聞長老言如此。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爲人素旣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闕守安慶城陷不屈歿。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大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也。宋景濂誌素墓謂

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
 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都
 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
 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成豈不可哀乎而論者
 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於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
 大矣胡願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藉甚
 或問虞文靖公某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
 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
 人其餘闕乎時闕名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
 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

字惟明浙之象山人

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

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

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

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議其

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

陛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

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常諫宮中不

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

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

字彥良
慈溪人

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

與秦府紀善林溫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

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稱悉舉

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

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

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

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溫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竦異日召還進十二

事名萬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
提取赴京使城築所賦尋佚十倍其家產不給也
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邸見聞者
哀其遭時不偶爲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爲之
序時洪武十年序中始卒一不着年號而論之云
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
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
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事則事愈歸之甲兵
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不得免
焉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不亂卒其經業展其

政事又加之年壽歛華而實當爲賢公卿鄉先生
以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
耶宗茂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齊集仁志
作貞壽字大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王原采脩饌
二孝子傳其一朱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
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
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
論罪作城役嚴償重日數十緡季用病痢被楚顧
貲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
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告枉甚重命益嚴告

而謫戍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僚友
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
聞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
四人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
四人者痛哭之嗚呼當時事如宗茂季用輩不有
孝子動天聽而骨肉爲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
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所命也夫而得名筆傳其
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者亦不爲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爲之

王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
第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
身代 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
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
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
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
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
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爲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
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爲二孝
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爲其讐

人告罪當死。主訴所司曰：主不能諫父，陷父不義。
天主罪自當死。幸原主父使自新事聞。上以孝子
稱之，赦宥弘罪，候天下朝覲，官至播告，爲天下勸。
旣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
倖路乃聽。主代父死，宥弘謫戍雲南。聞者歎主之
孝，而惜其死焉。宥英謂主者，其死孝子志也。主何
憾？嗚呼！宥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乎
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
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
盡勸天下之術也。聖祖時法令嚴明，爲何如彼。

有兄弟二人者暨主事 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
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
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巖人革除年
爲翰林修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德知事
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其
爲忠臣與所傳孝子慈弟義婦事相類是於大倫
死無憾矣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
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

田定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
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析爲三每有徵
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寅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
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
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
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
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藉而
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之法盖
南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
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致害人吾不

忍爲也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
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竒葬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
謀逆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夤因隙以發
未幾彼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賞鑾輿
當西出公慮必與旣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
方勃呿舌馱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捶
亂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乃悟登城頰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屏

帷間數匝亟返櫬殿罪人忒忒就縛召公息繯矣

上追悼公歿非罪忠弗白宜申恤典遂贈某監

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
歲時灑掃役於戲此我高皇帝所以爲天下臣

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累朝祠祀若干年

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等感公忠義

復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久而益

彰如是哉公所遭謀逆者舊事狀爲胡藍二黨夫

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

胡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敢定以

胡爲是以補舊禪之缺以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
日史家之攷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羣臣廷訊

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其實玉
因奏徽卽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
寄良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爲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
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
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
程篁墩嘗載之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

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爲狀末云臣至踈賤
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大聖明之朝而無諫諍
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
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胡氏兵亂慮
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旣而果被虜居
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兵掠雲
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
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爲韓貞女此可配古之木
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顛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郎景賦詩鮑與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中李某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因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錄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賊吏

數十人宿弊盡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屋仲
劾奏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旣白大方得罪屋
仲還官閩人迓拜爲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
公不去地無皮屋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
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
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壁有爲對
揭於途者云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
公道爲之嘆焉比始聞屋仲事天眼地皮之對益
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

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搔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

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
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巖徐宗實洪武中爲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

明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婦往

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採

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

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

婦既能哭夫於筮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

雖矧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

與守節尋常比例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見黃文簡

公集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城先歿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歿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媿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師旣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歿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自縊於應天府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飼猪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

大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爲胡不可令廣故更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羣臣御書寒義等十人名命

各疏於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

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於 聖諭錄於解墓碣

內載之墓碣又載解初被漢庶人譖出爲廣西叅議以李至剛言其怨望又改交趾後入奏事庶人

復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歿獄中按李至剛墓
 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并下李今
 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
 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終
 亦何利解歿獄中而李不歿此則命也 仁宗臨
 御既明解寃又官其從子為中書李雖緣舊宮臣
 故為通政尋出知遠郡賢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
 眷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載當時所賜

師傳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繆蹇首被賜 上

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

忠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 上命範

銀爲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傳公與金公幼孜同受

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而已然金文

靖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

楊文定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當時被賜銀章一

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爲是蹇誌洪熙初賜誥蹇

公等誥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

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誌不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誥

詞且記 上諭曰此朕實心益望公等匡輔之功

也按陳祭酒敬宗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語詞蓋亦

同被賜者而繩愆糾繆之章弗及焉一時特恩固

各有所在耶我 祖宗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宜

諸公之各得盡其才也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朝議欲贈以伯言者以無

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無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

基封誠意伯永樂間茹公瑄封忠誠伯生可受封

歿何妨贈言者未考爾後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

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王忠肅公翱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贖
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
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
犯法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
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妻
女死于夫非殺也令璟償葬埋費罷之璟後爲將
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戍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
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

盛

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

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
軍受役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
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
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
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
難支也

權衡之地銖兩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喻唐人記時
宰擅君寵者有故人來謁宰度其材不任贈河北
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旣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
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

奉絹千疋向見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婿來
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某犯贓千萬
黃緣是婚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
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理日遣一吏持盒
食至院云楊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某官遂親下
釋某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
得還職我朝不立宰相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不
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

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竒思傑句
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旣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
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二
年臨川吳徵士與弼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
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畧與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容臣上䟽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
問竟不如志駕起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
顴存焉頂顛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
故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巨

測遂伐之盡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
伐得其故懼甚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
滑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爲者縣中橫被其害
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無所歸旣御史坐梟
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焉嗚呼自後觀
前天道果曹曹耶

劉東山公

大夏

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

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忌公名
爾岑猛賂旣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
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瀟曰劉大夏此

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
黨劉邪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
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夷人遷徙
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
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公赴肅州時
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荅之公
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知
已天涯孤客幾時還後歸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
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
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

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爲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爲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歿可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繡卒于家

時春爲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爲表清節以勵庶寮

事切見繡存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

常能儉歟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

不要時譽不急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虧於顧

影田廬一守先業未嘗少有所貽俸祿頌及同宗

未嘗私其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

之日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在家也惟山居以
自適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境已鄉人嘗
評其人可謂白首持清節終身無過疵之士矣或
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熊繡之清實過於清者
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熊繡之過乃清而過者
也柰何悠悠蒼天竟乏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歿
遺孤藐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
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爲具奏討塋祭蕪
請贈蔭該部覆奏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豈任感
激臣生與熊繡鄰州舊嘗爲其官屬于其人品見

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棺法應得謚九重日月實與

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繡州人今

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聽選大理寺評事許愷皆云

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就知

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聲名無人表章日就湮沒

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莘之卒其門生屬吏

其子孫俱會請謚主事張鳳翔孔奇之卒其鄉人

嘗請恤其家俱蒙詔旨許焉繡之賢無愧張戴彼

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爲乞請伏

望詢諸在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

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
孫其孫日後若堪補蔭讀書就行住給使天下之
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爲善獲
報理無或遺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爲無
補臣言雖近黨義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
孫熊瑞月米壹石至補蔭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諡
莊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
一女無子贅某申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
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申曰妾子不

足任吾財吾當全昇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歿
溝壑卽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
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申乃據有張崇不
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申以券呈官因見
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
申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尚
敢有其崇耶詭書飛若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
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
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歿子方三歲
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

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歿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輻驟驢相雜驟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鬣尾馬

拔尾落膽不無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春
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
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舖店所
造看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少而費功乞要擘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節使
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爲之覆奏焉肉食者謀國
乃有此輩可笑可笑雞鶩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
錄高宗
朝有人上言聖節殺雞鶩太多只令殺猪羊大牲
有適傳一龍虎大王南侵邊方以爲懼胡侍郎云
不足慮此有雞鶩
御史足以當之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裝束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鵠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妾媵媒
乎是以不謹累者蓋徃徃而有也春所聞若近日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事豈易得哉竇京師崇文
坊人也正德己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
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僮倖付竇印亟出集
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
妻竇哀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
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
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
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死

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
歿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殞城南僧院事聞詔
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嚮嘗爲喬侍郎妾高
氏貞烈賦今聞竇氏事二人者出處正同豈易得
哉妾棄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竇之歿節特
爲之地又因緣功次陞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歿纔
兩月卽屬媒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人之無情乃
復有此丈夫愧於女婦多矣

偏橋族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
戲墜地拘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

也一日相見戲挈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歿已
朱懼潛遁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
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癯者嘗與
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癯樗其頸氣幾不接陶
僕素愚匆遽間削竹爲銳錐刺之癯穿氣溢頸得
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刑之在人不可偶如
此命苟不歿雖有致歿之道而不歿也豈不信哉

蘇曰貞女置屍而歿未幾春齊魯爲春齊魯
承平本正且其氣似也類是氣似知而創則事聞
與此至其然亦也哉等井餘類以斷續增添其而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餘冬序錄摘抄二

外篇

何孟春

葉文莊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瀆圍一戍卒嘗

語其家人曰亂殲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爾非此

處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言何謂

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陣歿於豆腐閘按

博異志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與

李愬戰被傷墮馬歿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

聲唱唯相應可千餘人趙專聽將謂點已及竟不

綱目卷之四十九
聞呼之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來聞呼姓名者
也戰死亦有宿命故爾茅亭客話成都漆匠艾延
祚甲午歲賊驅在郡署造噐宋兵至倉卒上樹蔽
匿見軍士往來搜殺甚懼向晚始定下就積屍間
藏卧中霄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按簿稱點
姓名僵屍一一應之唯不唱延祚而過乃知被戮
之人故無悞矣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
說與鄱陽鄒李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
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諭以欲正是書之意命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然今是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崇以爲科舉蔡說之外遂不復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趙東山訪謁黃楚望先生於九江楚望問年荅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經補注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是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是歲乎此揚子雲著書以俟後世復有子

雲之意也前輩自信之篤不嫌大言如此趙方洪武初被徵脩元史事竣不受官歸而卒趙嘗問黃窮經之要黃惟告以致思問致思之道乃舉一事爲例禮曰女有五不娶其爲喪父長子先儒以喪父無兄者當之如使其言已然則喪父無兄之子何罪見絕於人如此趙思之久而後得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古注言無所受命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期坊之親皆得爲之主矣黃大穰善遂授以六經疑義前輩教人有法如此

此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宋孫奕言攻如攻人之惡之攻
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
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欲楊
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我

太祖皇帝有此論與孫暗合

國朝孝慈錄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

胡翰讀喪禮云

三年者其降服父在爲母期傳曰何以期也屈也
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夫期之喪子爲父屈而
三年之喪母爲子得遂揆其輕重二者蓋不侔矣
唐孔氏謂子於母屈而從期心喪三年蓋亦於義
不安而創爲是說耳古未之聞也古者弟子爲師
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由子貢以義起之也子
貢以孔子之施於門人者還以報之苟施於母子
之間則䟽衰裳齊非若師之無服也服斷以期而

猶為心喪則是外屈於父之尊而內存喪母之哀
 所謂服者何以表裏也斯亦偽而已矣後世之言
 禮者不以父降其母而使子得伸其尊誠不過矣
 抑所本者何取於古也又古者為曾祖父母齊衰
 三月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也小功兄弟之
 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故重其衰麻戚
 其月日尊尊而恩殺也是雖不及高祖父母說者
 謂兼高祖而言則其服同其日月亦同也今禮家
 為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為高祖父母齊衰三月則
 其服同其日月不同矣以經考之服之數盡於五
 總麻三月小功五月等而至於高祖意其日月以
 是為差其服制則一以齊衰斷也且疏云為父加
 隆三年則為祖宜大功為高祖宜小功苟以齊衰
 之服從大功小功之日亦若可為也古之制禮
 者所以不出乎二者之間而一斷以三月之制豈
 無其義乎故尊尊而恩殺為高曾三月者後世不
 必易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為母齊衰期者雖
 古不必盡從也何以權之禮以義起而緣乎人情
 也者

也者
 其說甚善也
 宋新奕言攻攻八公孫文江

武官父母喪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軍
旅之事無遜也者爲其不以家難避國難也爲此
制者恐武官臨難得爲推避計耳天下無無父母
之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而文武可異道乎今
武官時當太平之際身列藩衛之間有父母喪而
不少異於平日豈謂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傳
况乞歸葬陽翟既葬託邊事見上泣請終制仁宗
許之史稱帥臣得終制自况始則况以前武官之
解任可知金坡遺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韓汝玉
奏請特服下兩制臺諫議唐子方歐陽永叔見各

不同於是竟爲兩議而上遂詔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論者以爲如是則官高者得爲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爲無官者將何以處之宋人蓋不滿於是矣然則今日之事當視其人若典軍旅方在行陣遇喪奏聞留之終事方聽返喪次其在府司衛所得盡喪禮者當聽終制軍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視事畢復返喪次可代者佐貳代之一切勿與庶幾亦盡人子之禮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

今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遣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塋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餼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

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
後世二十六月者從孔子踰月則善之言耳百日
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
世遂通用云

劉宋時袁昂幼孤爲從兄豕所養豕卒乃制菴服人
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昔馬稜與
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爲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
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
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春觀韓退之嫂鄭喪服

基以報見其所自爲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鼎之歿所養孤甥爲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瓛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二年服竟叔度益爲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繼祖母服承重於家旣祥州學官

來請欲赴書院教諸學弟子貞春辭之而以書與
易訓導體乾曰屢辱左顧惠恤良至日隨月積未
緣詣謝計盛德仁明必加情貫君子相與豈視末
禮徃復爲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賢郡公
博雅愷悌師帥于上而執事二三鴻宿立之函丈
程課其間橫經肆史造膝提耳開發其所未知增
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棄梓獲瞻霧露潤及我躬
報德無地連屋不通匪情則異千里悟對其心實
親而創痛砭割之餘意銷志觸待盡墓次惟日爲
歲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竊於執事交契不思其獲

諒于賢郡公蓋有在矣日來乃聞郡公視學欲令
有志生員開具從師手本將闢義塾猥及鄙人昔
甲子之歲提學先生姚公文灝行移到州曾有此
舉致煩鄰州諸縣士友紛沓裹足詣門增我慚愧
春不得已俛俛酬荅未及月餘遂爾謝絕春于時
嘗云吾處已固非泥之汙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
豈有丹之妙可爲黃金之資此州人所悉也區區
此日何等意緒敢仍冒昧以蹈前罪祥事甫畢摧
毀方深坐荒廬之荼蓼守孤壠之苦塊有何問學
更接青衿諸賢獲承師帥程課必日新時邁大非

昔比隋珠加磨瑩之奇荆璞效琢雕之益而更假
於奄奄氣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拋棄筌蹄積歲已
久今吾故我判然兩人使任舉業之師更識何等
香氣區區正一無鼻孔者何由去鑿渾沌而七竅
之自己息黥補劓已乏其術而欲探囊黃昏以起
人之廢疾耶且科舉時文志希速化未卯斯翼未
彈斯炙今閭閻啾啾日坐黷舍語及三冬足用便
恨後時區區之迂濶遲鈍就當徃昔亦豈能副此
常恐垂簾自精下帷獨得者於道理上雖微析秋
毫深探重淵亦自愛莫助之若排比書懶含濡墨

醜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關捩諸賢
應解訪春力不能爾此舉無乃重春之罪也乎春
極知賢郡公暨執事輩之盛心但自揣甚明無以
塞命此由衷語不是面欺千萬體察爲我勁辭庶
瑟不得以干竿藍無求乎謝青幸甚

懷麓堂詩文後稿涯翁見付編次凡爲中貴作者悉
去之翁不以爲忤唐俱文珍永貞之事非無功韓
昌黎送之序詩今在韓外集李漢固有所不取也
太監張永嘗書窮苦二字請翁爲之說其中有可
摘錄者例難獨畱今載其畧於此窮說云按說文

窮之爲義亦多矣爲極爲竟爲究爲塞今姑就其
所謂塞者言之對富而言則爲民之窮孟子曰鰥
寡孤獨皆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對達而言則
爲士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士窮乃見
節義民之窮者必有待於上之人書曰子惠困窮
者是也若士之窮則自守而不外慕論語所云君
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
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韓退之作送窮文稱智
窮學窮命窮文窮交窮者而卒歸于正若虞卿著
窮愁之書段成式爲畱窮之詞唐子西亦有畱窮

之詩皆士之流窮而不厭者也說者又謂孔孟窮而在下則明道於後世周公達而在上則行道於當時故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富貴則行乎富貴君子之達者豈必窮之爲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窮振士之窮而已某公遭盛時居重地位尊祿厚固不可與窮者同日語顧能屏省騶從儉節自奉而於窶人貧士輒揮斤金帛以相濟援是可謂救民之窮人有寸長片言必加軫念延譽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謂振士之窮矣然獨有大者焉聞四方水旱盜賊則爲蹙然而不寧有所推

薦一切付之公議而不侵其職茲方佐天子出政
令以宣德布澤任賢使能俾家給人足民安而吏
稱啼饑號寒之聲不聞于野歎老嗟卑之氣不形
于朝天下之人無不獲其所者然則公之達施厚
報雖欲辭之不可得何窮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
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苦說云苦之爲義
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侮今姑就勤與困言
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鹹之類各有所
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
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

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
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
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
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以安居快適之時寓勤
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
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
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
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澹冰齧檠絕嗜慾戒遊逸
而不予便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
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後學

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公入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奪無
所不得聞出爲爪牙之將凡令之生殺賞罰無所
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饗厚祿而不忘乎
儉寧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寧困吾之心而
不忍困吾之事通達民隱奉宣德意如古所謂問
民疾苦者暑不張蓋險不乘輿手撫瘡痍口問疾
病如古所謂與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蓋以天下
爲心而不以一人之心爲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
處者爲說公有味於斯言也哉嗚呼爲是說者亦

爲之窮且苦矣

元禮部郎中陳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

丘温驛未昏見新月乃在天心

見陳剛中詩集

我太宗

末樂八年親征北虜學士金幼孜從三月八日次

鳴鑾戌夜仰視北斗正直頭上

見金學士御征北虜錄

以此

推之就謂天高而星辰遠耶談天衍謂中國天下八分之一合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

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唐李涪刊誤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卽以綵杖鞭之旣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謂乎勝國至元中春牛經式至今襲而爲之以策牛人立處爲芒神忙閒之異牛頭角身蹄尾籠索芒神貌像服色裝束一就年月干支爲其施設尤是可笑

續述征記堯卽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碑春按堯卽位甲辰晉武帝泰始元年

乙酉去堯卽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
是爲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懷帝永嘉三年己巳則
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堯碑誤矣自堯卽位至我百
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
子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
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
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而
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
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

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國元明善有曰
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
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
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欲復二帝之
惠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
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
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六百
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二十九萬九
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
擬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
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四萬二千五
十分洪武甲子閏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
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
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
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
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
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
萬五千一百五十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

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聞磨勘司令王道
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
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
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
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徵之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
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
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
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曆獻公十
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

五 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夏天道疏奏元統復言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春往使陝西至洮岷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

系金... 卷之二十一
春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電曰白雨又曰硬頭雨
無言電者昔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電太學屋瓦
皆碎學官申朝廷脩諱言電遂稱硬雨彼土人所
云亦有自哉

夏南熱冬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
趙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水
緩流處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
使崔劼劼曰今歲竒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爲
異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獵天

大雨冰雹軍士有歿者及夜又有星墜之異明日駕
赴大同又明日達賊以衆圍陽和尙無二異 上
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愛深矣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
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
西二萬二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
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七百五
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七十里山海經管子書皆云地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尸子曰此太極之內有君長之地也我朝
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里其東西南北水陸驛站里分至到之數具載寰
宇通衢其延袤大畧則如此矣四夷之驛不與焉
於戲盛哉

陳后山謂潁中田理有橫有立立土不可稻爲其不
停水也春西使時見山陝間民緣路因岸而穴居
者問之土人亦謂此惟橫土可斲而爲之居則耐
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謹身殿親策問廷臣

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比南京如何翰林脩
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
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
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未樂中 太宗
定鼎于比及震殿之災羣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
尚綱之議可謂不知變已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鬱然
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
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
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瓊花島諸栢皆金元舊

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
間得通用者我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
聞之知其爲天府也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
不許營造神孫萬代守爲家法鮮竒扁榜自不容
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陽縣東九十里有山實產黑鉛山窟穴彌望鉛生
山石間自昔居民裹糧於此鑿以入隨鑛脉所在
高下曲折分析採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
人挾水牛角貯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補湊大
率日計直銀數星布直疋視耕耒者得利速且倍

故傍近惰農或趨之穴內深杳險峻至有鑿空石
裂土崩歿生莫保且鉛氣毒人若深入久探連月
不出則皮膚痿黃腹膨脹不能食多致疾而斃故
採者或十數日卽歸家稍休復往如是不止歲月
漸久嬰毒漸深莫能免於疾以斃然利所在竟不
能自止夫民苟勤力農業衣食所得亦足自養盡
命而終豈有冒險致疾之虞而以此隕命而不悔
利之誤人如此哉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
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

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渣爲蜜陀僧凡此三物收
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
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死
崇父之家長幼爲毒薰蒸多痿黃旋致風攣癱軟
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戶無遺顛吁可畏哉而
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
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幸得而甘取
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說戒其
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爲重致戒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爲濠州朝岡

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出焉地理之符
豈偶然哉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恣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外以講爐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禱帝命以動之饗
其財無筭瑯有玉繚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
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
山又何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
繫繚環春聞諸周少鄉子庚相與譏然

圓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會勝寺側張又新煎茶

記自述於僧室得一書見陸羽與李季卿論水之
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記始云劉伯藹
稱水之宜茶有七等楊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試
之誠如其說及刺水嘉過桐廬嚴陵瀨家人用水
潑陳黑壤茶皆芳香以奠佳茶鮮馥不可名愈於
楊子南零殊遠至永嘉取仙巖瀑布用之亦不下
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書水品次第以廬山康
王谷水簾水爲冠而桐廬嚴陵瀨水第十九又在
圓泉之後所謂仙巖瀑布弗與焉然則吾郡是水
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輕視耶張舜民謫柳

時求是水不得而以末慶寺泉當之是水既出末
慶寺雖美不足復稱後人特緣張愛名浮休泉末
慶寺基今入學宮浮休泉已就湮圓泉水春親斟
其上信有異脉茶記不虛著也獨念盛洪之荊州
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
暖處白且濁吾郡圓泉水外別無圓水水今無此
異豈水脉今與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
遠地得鑿空言之以詫駭常情耳此等記錄天下
徃徃而有事非驗之聞見弗信可也

燕泉春別號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東

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數十步耳泉仰噴沙石
間寒冽而甘四時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謂之燕
者春燕來時汎濫東流合三川水過遊魚案入通
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則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
泉與農無功矣宋折樞密彥質謫郴時所居考郡
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號葆光居士嘗作引
春亭于泉上為杯觴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
間今遺址具存春頃就故居之南隙展鑿一塘得
青石數段合之則昔人之所為杯觴者其折之遺
物歟塘引泉流種荷養魚自春徂秋弗盈弗縮方

茲泉之急田利春不敢專及其剩於農也春獨有
之而人不以爲嫌春故于茲泉託是號焉昔人所
有亭塘觴詠之樂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爲而媿
其力之弗能舉且弗暇也家山別後重懷丘首簡
諸知己各著文詩庶以名泉有永云爾